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小米文化與原鄉婦女的生命力：布農族部落中的一對母女在小米中的對話

Millet Culture and Aboriginal Women's Vitality: A Dialogue about Millet between Mother and Daughter in a Bunnun Community

doi:10.6752/JCS.200809_(7).0005

文化研究, (7), 2008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7), 2008

作者/Author：余桂榕(Kuei-Jung Yu)

頁數/Page：149-177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8/09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0809_\(7\).0005](http://dx.doi.org/10.6752/JCS.200809_(7).0005)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Millet Culture and Aboriginal Women's Vitality:
A Dialogue about Millet between Mother and Daughter
in a Bunnun Community**

—Kuei-Jung Yu

**小米文化與原鄉婦女的生命力：
布農族部落中的一對母女在小米中的對話**

余桂榕

誌謝：本文改寫自研究所課程：「性別與多元文化教育」之專題研究報告，本文寫作期間承授課老師王采薇給予筆者在學習上許多的意見交流，在此致上感謝。

余桂榕，東華大學美崙校區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碩士生

電子信箱：v6757@ms53.hinet.net

摘要

身 為布農族女性，我在長期接受現代主流教育的制度下，脫離了部落的生活文化，並與之產生了一種偏離與矛盾，掙扎地游走於部落文化與現代文明之間。經由自我理解的認同與構思並親身沐浴於與母親共同耕作布農傳統小米栽種的過程，筆者從中再次認識自己以及似曾相識的部落，親近布農族文化的生活，了解一個布農族婦女的角色，建構自身文化的理解。

小米的再現，挑起了部落老人對小米生活的懷念，而小米的祭儀、禁忌、語言，以及情感在其中被宣洩而出。然而因著部落及大社會的變遷，小米不再是部落的主食，年輕世代外出工作或求學，以及過去女性主導小米栽種祭儀儀式的經驗有限之下，這一次小米栽種過程的祭典儀式較過去為簡略。由此可知小米文化的精神傳承，有其重要性。更重要的是，原鄉婦女對傳統生活的信仰，使得她們成了擔負起傳承文化與教育下一代的重要人物。在外界一般主流女性高唱提升婦女社會地位、尊重性別平等主流化的訴求下，原鄉婦女依舊只是扮演好養育並教育部落新一代的主要角色。在小米栽種過程中，她們堅毅的生命力與韌性，對於自然與土地的互動，以及對於下一代傳承文化的生活教育，令人肅然起敬。

關鍵詞：布農族、小米文化、原鄉婦女

Abstract

Being educated outside the Bunun community, I started thinking the meaning as a Bunun after marriage. Although I can speak and sing Bunun a little, and I get back to the community very often, I do not know my own culture and community. Through the cultivation of millet with my mother, I began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being a Bunun woman. Most importantly, the energy and life of Bunnun females and the continuity of Bunun culture are represented through the crop growing of millet.

Keywords: Bunnun people, millet culture, aboriginal women



圖1：成長中的小米穗 / 余桂榕攝

我對個體意識的價值相當看重。它是人類成就的根部。理解如果無法先發生在個體的層次，就不可能發生在集體的層次。

—— 愛德華·薩依德(Said 2004)

一、研究緣起

或許是因為步入婚姻後，在布農族的生活感覺到人／布農（「布農」在布農族語裡意指「人」）存在價值的意義與思考；或許因為對自身文化及自我理解的認同，感到錯亂與掙扎；她不知道如何跟布農族過去賴以生存的小米以及部落婦女的價值對話；筆者不會唱很難的布農族古調，即使她很會唱原住民的創作歌曲；不會說很艱深的母語，即使聽得懂老人家說的話；不會對凡事依作夢而行的布農族的夢境進行解夢，即使作夢後她會打電話向媽媽請教作夢的隱喻。那是當筆者接觸大環境的衝突，開始認真思考自己的同時，驚訝於對自身文化的理解極為有限的空虛使然！

筆者身為一位布農族女性，接受的是不同於部落的教育體制，脫離了布農族大部分生活文化的洗禮，與文化產生了一種偏離與矛盾。離開部落一段時間到外面求學、工作，學習外面世界的想像回到自己的孫倫孫部落（當地布農族語地名，sunugsug¹）時，發現部落已非筆

1 本篇出現的布農族母語，筆者因不熟悉羅馬拼音系統，暫採英文音譯。

者所能想像的那樣親近；來回於部落與主流社會的認同掙扎，在實踐部落文化生活與經濟需求的兩難中持續發酵。她不認識它，而它也不認識她。筆者自認為，認識自己與了解部落的文化，必須重拾親近布農族（現代）的生活。而播種小米必然是作為一個布農族婦女自我理解的開始。

小米從開墾，到播種、拔草、收成的耕種活動陸續展開；也隨著一連串小米祭儀的參與實踐，有意義地打開了筆者對布農族文化的視野。等待小米長大的同時，也是陪伴小米、陪伴部落老人說話以及與大自然對話的過程，更是與大社會環境直接矛盾的歷程。布農族婦女的團結、遠見及韌性，在小米生活中被展現出來，其維持家族延續及布農族人生生不息的生活在小米文化中被看見。

經由筆者與母親栽種小米的經驗，本文旨在呈現：（一）孫倫孫部落與小米／作物的變遷；（二）了解栽種小米相關祭儀文化的意義；（三）分析小米與布農族女性的關係；（四）反映自我處境中的文化理解。

二、布農族與小米

（一）小米／作物與原鄉

對於不同原住民部落文化變遷的研究指出，自日據時代、國民政府以來，台灣原住民社會經濟產生重大的改變。以改進山地農業生產為例，日據時代採取指導定耕的方式，在山地設有產業指導所、農業講習所、指導農園等。孫倫孫部落，曾於1936年設置指導處試作有用作物。國民政府來台後，於民國40年²推行獎勵定耕農業，53年積極策劃推展，並組織山胞農民，全面採用農耕新技術、新方法。民國55年開始推行「促進山胞開發利用山地保留地計畫」以後更見積極，分

2 編按：依作者所慣用之標記，本文行文間所用之年代為民國紀年，引用書目則依西元紀年排序。

向「現有作物改進」及「新興作物發展」兩個方向發展。（台灣省政府新聞處 1971）本鄉（台東縣延平鄉）曾在民國44年獲全省定耕農業成績東區一等，45年獲山地鄉年度造林成績最優。以本鄉農業生產為例，民國55年因市場需求大量生產花生，民國63年，推廣鳳梨生產，民國65年，加速造林計畫，於山地保留地推廣桂竹、木油桐、相思樹等樹種。民國81年，松林梅李產銷班成立。85年，農會停止玉米保證價格。86年，農業改良場勘查本鄉作物效益低落的原因。而農牧戶經營困難的原因，為農業勞力不足、農業缺乏資金、農業生產技術不足、農產品售價不穩定、農業產銷資訊缺乏、生產運銷組織功能不彰等。88年，鄉公所召開原住民輔導就業及鼓勵參加職訓座談會。（台東縣延平鄉公所 2004：544-562）

孫倫孫部落，東南以鹿寮溪、鹿野溪支流與鹿野鄉相隔，北依海端鄉。位於鹿野高台緩起伏面的北側，向東傾斜，為一複層沖積扇面。有標高1,232公尺的鹿鳴山峻嶺縱貫本鄉區域南北，山勢大致由西向東、由北向南遞減。本鄉大都位於中央山脈堆積層上，地下水源豐富，以旱作為主要。當地布農族人以「施武郡群」（郡社群）為主（台東縣延平鄉公所 2004：34-41），並有少數的轆社群布農族人。而孫倫孫部落主要成員的構成，以余家(Is-Palakan)為人數最多，也是第一個居住在此部落的家族，胡家(Taki-Talan)是從鸞山遷來的，邱家(Taki-Vilainan)是因交通便利之故，從Buruburu遷來，而王家(Isingka-Unan)是從Labalaba遷來。

孫倫孫部落的作物，根據部落老人的訪談及筆者的記憶，小米作物在沒落的同時，政府政策鼓勵種稻、桂竹造林、花生、養蠶業（民國58年試栽台桑一號5,000株）、玉米等。桂竹造林為當時國民政府在原鄉地區大規模輔導的產業，後因價錢不好，部落轉作養蠶，使有養蠶人家的土地，改種桑葉樹。而玉米同時尚有較好的市場。後來因大陸市場影響，養蠶業式微，居民自行尋找當時價錢尚好的李子樹苗來種植，部落的土地因此改以大量種植李子樹為主。³後又因市場不

3 此口述資料為家族耆老的訪談。

好，改種梅子。改種梅子不久後，進入WTO貿易國際化，農業受到衝擊，農民尚未享受到梅子帶來的收成，梅子便直接打入冷宮無人問津。目前，孫倫孫部落的農作物，地區農會不再收購，只收購其輔導一般平地人的高經濟作物如茶葉、鳳梨、釋迦。而附近部落經濟陷入困境，或許也是因部落生產人口過少及資金缺乏等因素而造成。

原鄉過去普遍以傳統信仰維持的生活方式、祭典儀式，因此或沒落或消失。尤其原住民社會價值的改變，造成原住民家鄉產生質與量的變化。年輕人為經濟市場需要，離開家鄉外出賺錢，造成人口結構的改變及家庭社會功能的瓦解。同時也產生原鄉隔代教養問題⁴、傳統文化的斷層⁵及族語文化的消失。因市場機制的介入、生活方式的改變與大社會環境的變遷，造成部落價值觀逐漸變動，金錢交易的形式更使得部落內人際關係疏離，農作物的耕種因不符市場需求而被認為毫無經濟價值可言。這造成原鄉農民的經濟陷入困境，甚至毫無收入可言。（李安妮 2004；段慧瑩、張碧如 2006；梁莉芳 2006）面對大環境影響及原鄉應付生活變遷的需要，筆者出生成長的孫倫孫部落也有類似的現象。

以上諸多因素使然，部落年輕人大量外出投入市場機制，人口外流嚴重。目前孫倫孫部落似乎依然維持過去自給自足的方式，種植日常需要的農作物來食用。部分有和平地接觸的人家，會改種一些私人收購的蔬菜作物，例如：辣椒、花生。一、兩戶有能力的農民則種有水蜜桃。需要金錢的生活財源，例如：教養學童的學費、水電費等生活的花用，則依靠年輕人在外工作的收入。

（二）小米耕種祭儀與性別分工

丘其謙(1966)提及布農族夫婦性別的區分時指出，夫婦結褵後，

4 關於原鄉隔代教養問題的迷思，在此無意否定並對其污名化，而是放入原鄉隔代教養在傳統文化與現代知識如何轉化的衝突中討論。參閱余桂榕(2007)。

5 傳統文化的斷層，呈現出部落年輕人普遍離開部落到大都會都市求生存的情況，並使部落文化產生斷裂的可能。

他們在經濟的活動範圍裡，充分的發揮了分工合作的精神。舉凡粗重的、危險的，要跋涉遠路的工作，由男人擔任；輕易的，瑣碎的，不須跋涉遠路的工作，則由女人擔任。因此男人從事狩獵、捕魚、開墾等戶外活動；女人則從事織布、作酒、洗衣、烹飪等家務活動。有了孩子以後，夫婦共同負起撫育、照顧、管教孩子的責任。男女結婚成了夫婦後，雙方的親屬範圍隨而擴大起來。丈夫的一、二級親屬，成為女家的親屬；妻子的一、二級親屬亦成男方家的親屬。雙方姻親之間，互相尊敬，互相幫助，盡量維持融洽的關係，以期此樁婚姻能繼續下去。而根據筆者訪談，小米的耕種是布農族婦女與布農族男人分工之下，主要日常生活的責任。平日婦女除了操持家務，養育小孩之外，在小米耕種期間，大部分的時間就是照顧小米園或採集。而男性除了在小米耕種期間擔任粗重工作如砍材劈木、燒墾田地及進行小米祭典儀式外，閒暇之餘就是在附近放陷阱，狩獵野生動物如山豬、飛鼠，供應家人肉類的攝取。⁶遇有生活的祭典如打耳祭來臨之前，部落男人則集體帶著男孩到深山進行長時間的打獵，以教導男孩在山中的求生技能與狩獵知識。⁷回到部落後將捕獲的山產供族人分享食用，並在打耳祭典中進行報戰功，以耀武揚威自己的狩獵戰果，唱歌祈求上蒼給予今年小米的豐收。而依小米而展開的重要祭典儀式有：開墾祭(Kanamal Pinistaba)、播種祭(Minag Maduh)、除疏祭(Manado)、射耳祭(Malahtagia)、收穫祭(Ka Maduh)、進倉祭(Andaza)。⁸布農族一年四季的祭儀相當繁多，祭典儀式大都由家族的領導者或是具權威的長者所擔任。（黃應貴 1993）儀式執行者的選擇與既有的社會地位、年齡、輩分無關，而主要是看個人能力，雖然是以個人能力來決定誰去執行，但大部分執行者都是男性，所以性別還是被考慮的條件。

黃應貴(1999)在布農族「宗教」活動主要是表現在歲時祭儀與生

6 此口述資料為家族耆老的訪談。

7 此為筆者在部落的經驗。

8 這些均為筆者實際參與部落打耳祭的經驗。筆者預設在缺乏文化知識的概念下，是以自身獲得的當地知識（經驗）為主要參考來源，故而在不再列舉文獻進行比較。

命儀禮的討論中提及，歲時祭儀主要是與農作物的種植有關：當領導者(lisigadan lus-an)最先舉行開墾祭後，聚落中其他各家也個別舉行開墾祭。而其他隨後舉行的各種有關農業種植的播種祭、除草祭、收穫祭、進倉祭等，均是依同樣的方式進行。他若不能成功的引導農業耕作，下次則換別人來負責。相對地，如果只是個別人家的收成不好時，則表示該家行開墾祭儀式者的hanido力量不足以克服土地及作物的hanido力量所導致的結果。第二年則換別的成員來負責。此與布農族hanido的信仰有關：他們相信天地萬物（包括沒有生命的土地與岩石等無機物）都有hanido。而人與人或人與物之間的競爭，其結果完全取決於相關兩者間hanido力量的大小。

然而隨著社會變遷，孫倫孫部落也因應生活方式的改變，不再耕種小米，男性也出外工作賺錢。或受到民國78年公布的《野生動物保育法》等限制禁止狩獵，部落只剩下老老的獵人。文化傳承在這樣的流變中出現了危／轉機。而部落的婦女們，除了繼續耕種需要食用的蔬菜野果之外，就是多了長期照顧因子女們外出工作而留下孫子的撫育責任。

（三）女性與小米文化的傳承

過去小米的種植，意味著家族婦女照顧家庭責任的展現，諸如小米的照顧、採集食物、種植地瓜、芋頭及玉米等，都是婦女溫飽家人具體生活的象徵。黃應貴(1993)認為關於一個家的確立，通常要等到這個家的第一個小米祭收穫而有了下一年的小米種子以後，才算是獨立的家；也就是儲倉室(patzilasan)必須有小米和其他農作物才算獨立的家，否則必須依賴其他的家提供生活所需的小米或食物。由此可見小米基本上是家的象徵，而且儲倉室所存的小米多寡往往又代表個人的成就。布農族家族食物的豐收表示這戶人家的婦女勤勞工作有成，家庭不愁吃穿而溫飽。

然而，因生活經濟需要，年輕人或男性必須外出賺錢。目前孫倫孫部落的人口組成以老人及小孩為主，而老人當中又是以婦女居多。造成此一現象產生，就筆者了解，部落男性死亡的比例偏高，以酗酒造成的病痛及意外傷害發生為主要原因，意外事件又可分為酗酒的意外

及工作造成的意外死亡。在原住民電視台(2007/05/23)的專題報導中，部落以婦女人數居多，小孩為次多的數據顯示原鄉部落性別比例懸殊嚴重的問題。可見部落人口結構及其社會發展的問題是值得重視的，而部落婦女不得不擔任繁重的家庭責任更是值得尊敬的。部落的主體是老人、婦女與孩童，而婦女又擔任照顧家庭、農事及養育孩童主要的責任，由此可知，目前婦女帶領部落的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同樣地，孫倫孫部落的婦女承載著教養下一代的責任，也擔負著文化傳承的使命。然而，當在孫倫孫部落中不再生產小米，談小米生活文化有何意義？即使如此，筆者認為文化是連續的，部落的主體是老人與子孫所共同擁有，傳統／生活文化的價值就有機會傳承下一代，若能因此使小米生活文化而延續，小米的耕種就有其重要意義。身為部落的一分子，雖然現在種小米已非重要的期待——年輕人應該在外面賺錢養家活口，不應該在部落做沒有「錢」途的工作。然而，我住在部落，我的生活不也應該是部落的一部分！？

本研究以渴望熟悉文化的身體，親身體會小米生活文化的規範，筆者與部落老人及小孩共同建構一個幸福的感覺，雖然有可能只是曇花一現，但是幸福的感覺來自於過去家族團結互助的價值信仰。小米文化有沒有可能產生新的詮釋？或許，先開始種下小米的生活再說吧！

三、種植小米

（一）準備與自我疏理

民國95年，筆者步入婚姻後有更多機會在部落生活。然而，在面對大環境社會的個人認同以及自我理解的需求，必須具體而務實的情況下，少了一些部落生活的經驗，與日常生活的文化似乎多了距離。於是向母親提起種植小米的想法，希望能夠從中了解自己／布農族存在的世界。在等待播種季節的期間，筆者常向母親詢問種小米的過程與儀式，了解階段工作與祭典儀式的內容。也因此有機會跟母親深入討論了平日很少使用且艱深的母語文化。

藉由每一次在個人的筆記與自我對話當中，了解部落的生活，進而記載下來而開啓了後來本研究的可能。本研究對象是筆者及其生活文化的主要模仿對象——母親，藉由母親帶領著筆者種植小米，在母女兩人之間產生的對話，透過小米為仲介，揭開小米與布農族婦女生命力不可區分的關係。筆者因自我理解與生活的實踐，在與母親及小米的對話過程當中，也不得不成了研究的對象。本文研究對象為布農族婦女與其文化核心——小米。母親代表部落婦女傳統文化的一方，筆者代表新一代在部落外接受一般教育的婦女一方，透過在小米中的對話，在兩者之間產生明顯相互對照的參看；是傳統與現代的對話，也是弱勢文化與強勢文化的對話。⁹藉由母女之間的互動及其與部落婦女的關係，勾勒孫係孫部落婦女的現代意義。

筆者出生成長於部落，但過去幾年來在外求學或工作，同時具備「局內」與「局外」人的身分，在面對應維持客觀、主體的研究要求時，我在進出田野時的身分時常因研究要求而不斷轉換，使研究顯得無法掌握時而陷入膠著，必須時常與部落外的人如學校老師或與族群、性別領域相關的人士討論自己的觀點。又由於訪談內容大都以部落耆老為基礎，希以實際了解當地特殊的「知識」與「經驗」為主要，以凸顯自我文化理解斷裂的意義。故在本田野場域的相關介紹上少有豐富的參考文獻可供參照。在研究方法上，因本文的發展脈絡，期待以在文化脈絡中的理解為討論分析。是以嘗試民族誌寫作，因民族誌著重探索、發現、反省、彈性的特性，藉由民族誌研究方法達成詮釋、完全的浸泡以及筆者和研究對象互為主體的目標。透過民族誌寫作的方式，文獻分析、參與觀察、深度訪談以及行動實作，以布農族婦女／女性經驗為基礎，期望對布農族女性的生活與現況有進一步的認識與理解。

9 本篇使用傳統與現代，弱勢與強勢等的相對概念，是為方便使用及理解的語言，筆者暫以此為用。筆者實際認為文化與文化之間不必然是固著的，認同也不是本質化的認同，而是在特定的歷史和進程的文化之間，如何運用這種史觀引起集體的對話，是一種創造政治、關注社會的運動，是一個民主社群的方式。而這種生存方式在不同的位置上，是要回到政治、經濟裡來探討的。

資料整理以小米耕種過程中參與觀察、實際行動的田野筆記及訪談內容、照片、錄音，進行深入描寫與分析。資料編碼以實際紀錄日期的田野筆記為分類分析的內容。例如：播種祭960131，解釋為96年1月31日的田野筆記，內容主題為播種。以播種的田野筆記內容作直接分析與解釋。祭，為布農族傳統的祭祀儀式；例如播種祭、封鋤祭等。記，為一般紀錄的田野筆記；例如玉米播種記、小米完工記。



圖2：搗煮小米/lahu攝

（二）小米的再現

1. 萬事起頭難

孫倫孫部落過去至今20、30年來，農地、林地已不再種植小米，當老人家聽說有耕地種植小米，都覺得很新鮮也很驚奇。畢竟筆者在部落裡，比別人有更多選擇職業的條件，而年輕人也已少有在部落作農的了，都得到外地賺錢養家。雖然筆者平常會陪母親到山上工作，但要踏出長時間作農的第一步（至少半年以上），而且還是種植部落已不復見的小米，親朋好友倒是多一點觀望，少一點鼓勵的態度。爲了對布農族自我生活的理解與認同，爲了一直過度思念曾經在山林田野中工作的自由與自在，加上始終支持的母親所給的鼓勵，筆者毅然而然決定，要跟隨母親的生活智慧，務必要忙碌而充實，而且不顧一切！

95年10月，在表達要種小米的訊息後，母親耳朵豎起的第一個

反應是：「真的、假的！？你可以嗎？到時候就叫阿利曼（是筆者先生的布農名字），叫我做了。先要找小米種子來啊！」（開墾記951010）我持續說了2、3個月，媽媽在期間一直提醒我小米種子該如何找，她建議我問問看嫁到隔壁鄉（Haidoduwan，布農鄉鎮地名）的姐姐，或到另一個山上Buruburu的表妹家，看看有無辦法拿到小米種子。因為他們那裡是專門作傳承文化的，一定有種小米。由於姐姐和表妹是住在南橫公路上，還要再深入彎曲小徑中的部落，或許因為比較偏僻，較少外來文化的干擾，也或許因為他們布農族文化社團的能見度高，常對外參加國內或國際重大的展演，表妹夫妻兩人就是社團裡的成員；而小米的種植在當地有地區農會的收購與生活需要，能持續留在生活文化當中。可見得，目前小米的存在必須有經濟與利用價值，才可能繼續殘喘在凡事講求資本交換的社會中。而孫倫孫部落很久看不到小米了，現在也無利用價值，自然沒有存在的必要。最後，筆者和媽媽決定出發到較遠的表妹家，說明要種小米。表妹拿了一大麻袋小米，而我們只要拳頭般一小包。

2. 小米栽種的過程與儀式

等待準備開墾的期間，小米耕地的尋找與土地的選擇，因為先生家有現成的休耕地，而且就離家屋不遠的距離，於是便決定在此休耕地。母親說，「選在比較多人會常經過的耕地比較好。因為只有你一個人種小米，小鳥一定全部都圍攻你的小米園，到時就沒有留給你自己的小米了，有人常經過會幫妳看一下，可以趕一趕小鳥。」（開墾記951120）小米耕種地的選擇就這樣決定了。顯然比預期順利，因為聽母親說，以前要等老人作夢的提醒，才決定是否可作為小米耕地。

我常一個人在假日的時間，拿著鐮刀砍著耕地的雜草，大部分是咸豐草及野菜，所以整理起來較平常輕鬆。要不然，過去耕地的開墾，樹叢、野草都比人要高很多，必須要有肌肉發達的男生來擔任砍伐工作。而即使有先生可以幫忙，卻因為在外工作時間分配的關係，也只能靠自己獨立來完成開墾耕地。同時我也因工作來來回回於花東

縱谷之間。一直要到耕地上的雜草除盡，等太陽曬乾後焚燒完畢。媽媽說，「就等有下雨的時間來舉行播種儀式，播種小米，你下一次什麼時候回來？」（開墾記951120）

過去小米耕地的開墾到收成，都是全家大小一起出動，所以耕地面積的大小至少都是1、2甲來計算。現在人力減少，耕地荒廢較多，即使要耕種農作，也只能作部分耕地，要不然就要花錢請人幫忙。

96年1月31日，約清晨5點半著裝完畢，媽媽要我清點她準備的中大型鋤頭（尖的）、要播種的小米種子，還有水，加上一隻狗（名為黑皮），一行人兩個大人兩個小孩驅車出發到目的地——小米耕作地。

耕作地目測約有2、3分大，是媽媽過去經驗裡面耕種過最小的土地。就像她家旁邊的菜園一樣。她站在耕地入口處，先用天主教的祈禱儀式在口裡用母語祈禱：「親愛的天主啊！我今天要播種小米，請祢保佑我們平安順利的工作，並讓小米能夠好好的長大，不要有壞的與不要有不好的生長……。」（播種祭960131）記得前一天，媽媽還在說要準備一瓶米酒跟一塊豬肉，準備在播種前作祭祀用的，顯然因時間匆促而省略了。

這次，因借到的種子種類是「hanivalavalar hasing」，播種的小米飯統稱叫haising，是過去的主食之一。可是，之前母親在別的部落有幫我借到小米的另一種類叫糯粟(dular mabudor)，是布農族釀酒用的主要原料，也是祭祀主要用的小米酒原料。不論是小米飯類(haising)或是糯粟類(dular)，每一種類就有好多種不同的名稱及食用特性。因此，小米耕地同時播種了兩種小米。對於小米的種類，母親說，她記得至少有5種以上，每一種都有不同使用的功能。

我在一旁看著開始播撒小米的媽媽，心情很期待。因為跟平常種玉米、砍草不一樣。看著媽媽用手丟灑小米在耕地上，只撒了2、3個拳頭的分量，以免撒太多，翻土翻不完。媽媽常說：「小米播撒之後，當天就要把播撒過的耕地全部翻土完畢，小米務必不能過夜，否則小米吸收水分膨脹後，再翻土覆蓋就沒用了，小米不會生長。」

（播種祭960131）然後媽媽用鋤頭先翻土，再用鋤頭把土分散均勻，讓小米也分散在泥土裡面。我依樣畫葫蘆開始走在媽媽旁邊學著一邊翻土、一邊散土。彎著腰看著鋤頭來回，若幾分鐘不起身站直，腰酸的侵襲還真讓人受不了。當我開始覺得腰酸背痛的時候，我才感受到過去媽媽們老一輩的辛苦。然而，短暫的疼痛，卻似乎還無法難倒我。慚愧的是老骨頭的媽媽卻連吭一聲都沒有。

在母女兩人的鋤頭翻土過程中，媽媽很少出聲音。只在稍作片刻休息、喝水的時候告訴我說，「土挖的不夠深，小雜草不會死，小米也不會長的很粗很高」，或是叮嚀我「翻土後沒有把土均勻分散，小米會聚在一起不好生長。還有每一寸土都要挖，小米才會生長的均勻」。種小米還真不是蓋的！我頓時更認真與虛心受教並調整我的工作技巧，媽媽還說，「播種小米的時候兩人的鋤頭不能碰到或打結，因為犯禁忌，小米不會出來。」（播種祭960131）哦！我切記！之後在翻土的時候離媽媽的鋤頭遠遠的。而媽媽怕我不小心碰到她的鋤頭犯了禁忌，難怪之前在我翻土向她靠近的時候，她的鋤頭都會自動離開……。

近午約11點，太陽正熱著，先生阿利曼的外婆戴著斗笠前來幫忙。我好開心！因為我可以稍微偷懶休息，準備去張羅午餐。否則再不休息，我自己都要生氣了；幹嘛自找麻煩，腰酸背痛自討苦吃，還要麻煩老人家。

中午，大家一起休息用餐，媽媽說：「還好有阿嬤幫忙。」午後阿利曼的外婆還幫忙了一下子，我才真正有機會跟她老人家一起耕作。我夾在兩個老婦人家人的中間翻土，聽著她們談論著過去種小米的經驗，偶而還把我當作話題來消遣。外婆跟媽媽質疑說：「這個小女孩怎麼要作這種粗活呢？」然而我看見的是家族的情感，老人家對後輩滿滿的愛。

在山上吃飯是過去布農族的生活方式，原因是耕地通常位在距離家屋很遠的高山上，步行來回耕地的時間很長，是不可能回家屋用餐的。因此，都是在出發前準備簡單的器具及食材，甚至有時也不用準

備，中餐就地取材吃野味。當來到耕地時，就要先起火，吩咐小孩把火看好不要滅掉了。近午時，婦女才會先放下手邊的工作準備午餐。大家一起吃飯會吃得非常美味與飽足。休息一下便繼續耕作。然而現在有交通工具的便利，也就少了就地取材的經驗。

播種第三天，我和媽媽又到山上把未完成的小米耕地播種完畢。我們在田地旁的樹下休息片刻，母女倆分享這幾天種植小米的心情，媽說：

小米播種完畢，接下來的工作就是等它長到手掌長的時候，再來挑選好的小米，把太擁擠或生長不好的小米拔掉，留下粗的、漂亮的小米，並且要拔除一起長成的雜草，讓小米可以無後顧之憂長大。這個工作較播種小米費時，要花更多的人力與時間。（封鋤祭960202）

媽媽總是這樣未雨綢繆，想很遠的事。

喝口水，又開始把所剩的土地種下玉米，說是未來養雞時，可以省下飼料錢用的，母親生活的經驗真設想周到。而頻頻喊累的我，不時趴坐在泥土上休息。媽媽一邊熟練地種下玉米粒，一邊對著在旁邊偷懶的我說：「自己的工作不要說累！還好我有幫你，要不然你怎麼辦？」是啊！要是沒有母親的支持，怎麼可能完成這歷史的一刻。玉米終於在母親對我的教訓中種完了。



圖3：母女倆 / lahu攝

所有的種植活動完畢後，母親拿了我手上用的鋤頭，說是要祭拜它。媽媽對著鋤頭唸了祈禱語：「我的小米已種好完畢，我給你灑水，請讓小米快快長大，不要有不好的、黑的小米，謝謝你。這個水

給你喝，讓小米快快長大長的好、長的壯。」邊把手上準備好的水，灑在鋤頭上。看到这一幕我好開心，原來鋤頭也聽得懂我們對它的感恩與祈求耶！難怪平常我會無緣無故對摩拖車說，謝謝它安全送我抵達目的地，還在樹底下向樹木訴說我的心情，然後謝謝它、唱歌給它聽……。我印象中看過，就是不知道從哪裡學來的，原來是媽媽……。我第一次如此深刻感受到鋤頭這種無生物，地位竟然甚於人類，我們必須尊敬它、感恩祭拜它。

小米播種完工結束後回家之前，我和媽媽到另一塊田地，採了一些媽媽種的菜，然後回家準備午餐。小米播種完的這一天，我學會了分辨兩種植物名稱：sama跟samah。sama是雜草，小小的雜草。samah是可以吃的，也可以拿來餵雞鴨的。（封鋤祭960202）這是母親的說明。

96年3月26日，清早天空瀰漫著一片濃霧和細雨。正在廚房忙碌的媽媽見我已起床，便說：「昨夜下過雨了，等下會好一些」。意味著第二天的除疏 / manado勢在必行。因為中午我就要離開，家裡沒有人可以幫忙了。又由於大阿姨跟媽媽說好要幫忙除疏，今天可以完成，所以媽媽很高興也很期待。她們姐妹倆已經好久沒有一起工作了。

時間不到7時，小米園天空的雨停了。便見大阿姨穿著雨衣騎著摩托車從10公里外的部落來到小米園。我和媽媽都很高興，聽媽媽用雀躍的聲音迎接：「過去幾天我一個人除疏都跟魔鬼 / hanido一起，還好妳來了，有人可以一起說說話。」大阿姨說：「如果是我一個人，我會找伴一起，不敢一個人」。（除疏記 / manado 960326）聽著她們姊妹倆談論著過去種小米的記憶與心情，我感到好幸福。也只有在這個姐妹倆相聚的時候，我才會聽到她們從花蓮卓溪帶來家鄉的布農腔調，我彷彿進入了另一個時空。

過去布農族大家庭的規模，在這個時候付出了最大的貢獻，全家大小分工合作完成除草，增進了家庭成員團結合作及親密的關係。然而，或許隨著小米的不再與消失，或許大環境社會經濟的變遷之故，

重要的文化儀式及家庭功能（親族組織）所維持的社會文化系統亦半推半就地沒落在此一洪流中。要不是因為小米，大阿姨不會和媽媽一起工作、分享過去的生活，姊妹情誼油然而生。大阿姨看著在工寮下玩耍的孫女Lahu¹⁰，感嘆著對一旁的我說：「唉！她們以後都是『呷飽愛暎』（台語）的孩子，你們這一代應該還知道怎麼工作吧？」（除疏記 / Manado 960326）

96年4月28日，官方舉辦的布農族打耳祭於已經半荒廢狀態的國小¹¹操場舉行，出口兩排是平日不出現，只在重要活動或節慶時才會從外面進來的攤販，就像夜市一樣有賣炸雞、冰淇淋、檳榔、香菸及原住民飾品之類的。展演場地右邊搭有約3層樓高的眺望台，左邊有一間用茅草搭建的傳統屋及小間的倉庫，應該是米倉吧。司令台擺滿桌子、鐵椅子及礦泉水。對面一排是用帆布搭成的各部落休息區。司儀在台上開始廣播一些注意事項，並播送著原住民歌手的音樂。今天是一年一度聯合打耳祭，過去是在小米除疏完畢後，部落男人就要上山打獵，作為春雷響起之前，今年最後一次的狩獵活動，也將用捕獲的獵物祭祀天與小米，唱八部音祈求小米豐收。然而社會演變至今，打耳祭幾乎取代了所有重要祭典，成了布農族的代名詞。

等待漫長的開幕式，隊伍進場，各部落社區大小排排站在司令台面前。等待介紹長官來賓及致詞完畢。什麼時候又多了宣誓服從裁判之判決的儀式，再來象徵式的鳴槍以示活動正式開始。大會開幕表演由附近國小的原住民歌舞團擔任；布農族的創作音樂加入各族群舞蹈的融合畫面，真是創意十足！接下來，一連串布農族傳統生活的儀式，在烈陽下，由被分配的部落依序展演：播種祭、除草祭、獵槍祭、收穫祭、傳統生活劇等。大陣仗的攝影師及記者或圍觀或站在展演台中間競爭獵取最富「原味」的鏡頭。中午大家吃吃喝喝，下午司令台幾乎空無一人，剩下有醉意的主持人。摔角比賽及趣味競賽抓

10 本篇出現的兩位孫女Lahu和Wumah是筆者的晚輩，平常假日沒去上學時，就跟著阿嬤到山上玩。

11 當地國小原為分校，後因學生人數稀少，現已裁撤併入附近布農族學校，學生則改以通車往返上課。國小場地只在打耳祭典時使用。

雞、鋸木頭、負重賽跑輕鬆快樂，最後以抓豬結束活動，作為晚間部落「慶功宴」的佳餚，參加閉幕式的人數零星可數。打耳祭明年再見。

96年5月27日，清晨五點多我被小鳥聲吵醒。我跳起來趕去小米園驅鳥。因為小米被小鳥侵入的時間，以清晨上午最嚴重。先生阿利曼在休假時幫我製作了用飲料罐作成的搖鈴及兩個稻草人，並在小米園周圍拉了反光線。不過，看來沒效。小米穗的數量還是在持續減少。記得媽媽說她很難過：「小鳥都吃到飛不起來了。」（驅鳥記960527）現在貪吃小米的鳥都有大學畢業了，根本騙不了、也嚇不走牠們。用力拉著搖鈴，幾隻小鳥偶而離開又趁隙飛入；用兩根竹子互相敲打發出聲音，短暫會嚇跑小鳥，可是過一會兒又飛來；想到用鞭炮，卻不是長久之計，因為總不能整天都被綁在田裡點燃鞭炮啊！傍晚要離開部落的時候，經過了小米園看看，小鳥的肆虐，只是讓自己傷心與無奈的心情更加沉重……。

96年6月18日，之前小米第一次採收，是由媽媽一個人完成的。我又因瑣事忙碌，無法在第一時間參與而憤怒連連。今天要跟媽媽一起收成小米，我很開心。跟在媽媽旁邊，拔到一定的小米數量後，把手上的小米傳給媽媽，由她做最後整理綁起來的動作。「全程都不能講話！」（收穫記960618）兩個小孩只能在一旁安靜的玩石頭，要不然一有嬉戲聲，就會被我們罵得狗血淋頭或罰站反省。小米收成結束後，我順便摘了一些野菜回家。

看到曬在家屋廣場前的金黃色小米，排排躺臥在塑膠帆布上，我好開心與欣慰，畢竟這半年多來的辛苦，只為今天的收穫。坐在小米面前好久好久，對它們說了很多話。母親的臉上似乎滿足而欣慰地對著坐在地上的我：「看看你的小米，還好小鳥沒吃完」。我內心低咕：「媽！謝謝你！有你真好！」（收穫記960618）

96年8月25日上午，部落社區活動中心一改往常的寂靜，擠滿了人潮，這天是公部門辦理籃球比賽結合部落社區的小米進倉祭。而小米進倉祭典的活動是近年來被分配，固定由部落社區來舉行，至於其

他部落社區就可能分配到如嬰兒祭等布農族傳統儀式的活動項目。進倉祭為小米祭儀中最後進行的祭典儀式，是殺豬邀請小米堆滿米倉，感恩今年的收穫。也藉由今年新進入家門的媳婦在參與小米進倉祭主要的儀式當中，¹²祈求明年小米的豐收。看著部落老人、婦女忙著張羅來者之客，而籃球場中央比賽激烈進行著。前天才搭建在一旁的小米倉看似單薄而無人問候，只見幾位耆老在一旁模擬著等下要進行進倉祭展演的內容，而年輕人都在觀看著籃球比賽，似乎進倉祭只是點綴籃球比賽的豐富性；事實上，也可以從主辦單位在籃球比賽中場休息時，進行小米進倉祭展演的內容來段「餘興節目」的時間優先順序可知。隆重介紹展演內容後，被殺來祭祀用的豬隻成了烤肉的主食，分享給與會人員，活動像平日般在吃喝喝中度過，陸續人潮退去，籃球比賽頓時失色，留下一大堆垃圾等著活動結束後，大都由部落老人收拾。進倉祭明年再見。

四、小米文化的口白

（一）小米文化的生活

1. 文化即生活

在種小米之前，媽媽常提醒我要先做準備工作：「在小米的周圍要種玉米或是黃瓜等短期作物，在等待小米收成時，可以先有東西吃。」（開墾記951120）並要我去找玉米種子。真是一個善用大自然土地及空間智慧的族群。可是我沒有跟別人借過玉米種子的經驗，我不敢自己去找、去借種子啊！最後卻讓媽媽硬著頭皮跟人家伸手要玉米種子。媽媽抱怨：「叫我跟人家要東西好丟臉！人家會說：懶惰，

12 小米在祭祀儀式過程中，進入到食用祭品（小米與豬隻）的階段時，絕對要由當初第一位播撒小米的人或是以小米為主要工作者的女人，通常是當年剛嫁過來的媳婦，獨自一個人先吃小米飯，其他人——男人、女人、小孩——必須在有距離的地方等候，等到她吃飽到想吐出來的時候，她會自行站起身來摸著肚子大聲說：「好飽喔，快要吐了。」這時，家族的人才可以開始享用。

不會自己種。」（開墾記951120）由於媽媽是部落中勤勞有名的婦女，所以媽媽的「不好意思」我絕對同理的同時，也對媽媽好內疚。只因為我的工作讓她一開始就要承擔責任。

有一天，我心血來潮跟媽媽說小米未來的可能：收成要作小米酒。媽媽用輕視的眼神對我：「先不要說！到時候沒有小米的收成，被小鳥吃光了，連小鳥都不會留給你。……別說大話，靜靜的做，做了，努力才可能有（收穫），因為你不努力除草，不努力起早趕鳥防止來吃小米，你就不會有小米收成，先別說在前頭，做了再說。」（開墾記951120）我低頭安靜，提醒自己務實一點！

在面對部落老人詢問小米的狀況時，我總是聽到母親回答：「是小孩拿來種著玩的。看！應該不會有什麼收成。……是種給小鳥吃的。草這麼多，小米怎麼收成呢？」（生活筆記950407）這就是媽媽！永遠謙虛！要我張大耳朵注意聽，好好照顧小米。布農族常用這類相對的說法，取代謙虛的意思或是用來跟小孩說明待人處事的態度。從小媽媽就是這樣告訴我人生的態度與嚴謹。

2. 感恩、善待自然與土地

常有遠道來作客的朋友，我會帶他們到田地找菜，並且分享布農族婦女找菜持家的生活情形；婦女通常到田地工作要回家的途中，會順便採集一些已經可以吃的食物回家。我平常也會順手摘一些野菜，比如龍葵、南瓜、地瓜、木瓜、龍鬚菜、山地豆類等。而且，把野菜摘下來的時候一定要跟它們說「謝謝你！謝謝土地溫飽我們一家人」。蝸牛也是我們平常會吃的「山產」，由於蝸牛較常出現在清晨太陽升起前或下雨後，一般都是婦女或小孩會在這個時間出來找蝸牛，小心撿起這大自然送來的禮物，是一件輕鬆又好玩的事。可是，要記得小隻的蝸牛不能撿，因為還沒有長大不行吃。過去我是小孩的時候，揀了小隻的蝸牛回家，都會被媽媽罵。她會把小隻的放到家裡的菜園，等牠大一點再去菜園撿來烹煮。這也是我從小就學會的生活技能。

小米種植期間，我常步行到小米園看小米生長的情形。看著小米

漸漸茁壯，小米穗呼之欲出。跟往常一樣我會學習媽媽對著小米喃喃自語：「小米快快長大呀！別生病喔！我等著殺豬邀請你來我家。」

（生活筆記960506）小心翼翼進入小米園，害怕驚動小米，口語並不時向小米道歉：「嚇着你了！我要來幫你把不好的草清除。」其實，我也只不過是從小到大觀察學習媽媽的生活習慣，才學會知道要這樣生活、跟大自然說話。在與小米的相處方式中，對它的尊敬與謹慎是小米成長過程中最重要的態度，除了像對家人疼愛它之外，更是超越人與人之間的溝通。

3. 團結合作，協力分工

記得播種祭當天，我夾在母親和外婆中間，三人並排在翻土。外婆動作很快，爲了跟上進度，我常上氣不接下氣。她會順便幫忙我負責的區塊，也頻頻要我去幫忙旁邊落後的母親。或許經驗不夠，我總是緊緊跟在外婆旁邊，並沒有幫忙在我另一邊被我甩掉的母親。外婆時而回頭跟母親說：「怎麼你一個人在後面？」然後疑惑地看著我。

「沒關係！我慢慢跟上。」母親也看著我。有一段時間在外婆對媽媽的質疑與不解的口吻中度過。最後，是外婆按耐不住有點不悅的表情對我晴天霹靂地說：「不是工作比較快走在前面，就表示你很勤勞。我們工作都要互相幫忙，沒有人會墊後的，我叫你幫媽媽，因為我會幫你啊！大家互相幫忙把工作做完會很快，你怎麼這樣工作呢……」天呀！當頭棒喝！好羞愧到想哭（眼淚在眼眶打轉差點掉出被我硬是收回）！母親聽見趕快緩頰：「小孩子不懂事，沒有種過……」（播種祭960131）然後低頭繼續翻土。我臉紅的直往母親的方向去幫忙，外婆暫時負責我的區塊等我們跟上。

文化的斷裂及世代的集體記憶，在母親跟外婆一代的社會規範以及跟年輕人「無知」的互動中，有了鮮明的對照，事實上，它卻也正被處理而產生了新的對話。

（二）小米與性別

1. 日常生活的生產：種玉米

從小至高中期間的我，常陪母親到山上種田，所以對於我一個人

在山上種玉米，媽媽不陌生。按照母親指示的種植區域，一排間隔約與肩同寬，翻土放下兩粒玉米粒，再翻土覆蓋。晚輩Wumah（布農族女性用的名字）一個人無聊玩自己的石頭或跟在我旁邊抓蟋蟀。後來她說要幫我放玉米種子，讓我覆土。她做得很認真，在我叮嚀之後，她若放下三粒種子，會自己把多出來的一粒撿回去。或是不小心掉了一粒在地上也會仔細撿起來。我教她一些種玉米的技巧——土要挖深一點，兩粒玉米要放在一起，土也要蓋好，不要讓玉米粒在泥土上面，要不然它就不會好好的長大……。最後她嘗試學會種玉米了！回家前我們去挖了一些地瓜回家。

2. 關於小米飯

小時候媽媽有煮小米飯的時候，我總是在身旁看著她。近來難得她常煮表妹家送的小米當晚餐，母親會娓娓道來過去煮小米的經驗——把水在爐灶上燒煮開，放下適量小米飯後蓋子蓋上，燜煮到水被火燒乾，攪一攪不要讓它黏鍋。這時柴火要卸下，不要先前的大火，然後放下少許麵粉全力攪拌敲打小米，像在使用杵臼時，要把小米打成黏在一起的麻糬，打到小米黏在一起變成麻糬樣時，就可以起鍋食用。在和媽媽一來一往的回憶時，媽說，過去家族人數多到三、四十幾個，菜（肉）都是由年長像阿公的人，在食用前平均分配，一塊肉配小米飯一起吃，吃完的就沒有肉可吃，只好起身離開在地上圍著圈圈吃飯的家人。她繼續回憶：「過去沒有什麼菜時，拿醃菜的鹽水配小米吃，也可以吃得很飽。」（小米完工記960203）（媽在談起這個經驗時笑得好大聲及害羞）直覺得過去生活的苦，卻也比不上現在的幸福。她還說，「食用任何食物之前，都要先捏下一塊菜肉給旁邊的祖先吃才能開動。吃小米時只能挖自己前面的食用區塊，不能越區食用挖別人面前的小米。小米的鍋巴小孩也不能吃，要由大人吃掉。若大人沒吃，就給家裡的長子食用。」（小米完工記960203）對於用餐前，要祭祀祖先的規矩我會遵守，那是我感恩於有充足的飲食與祖先的庇佑。聽著媽媽邊吃小米邊分享過去相對貧苦的日子，我有一股鼻酸及心疼在心頭。

小米飯！在現在部落老人家的眼裡，是人間極品。因為部落已經

很久沒有人種植，加上也不再吃小米，所以變成珍貴而懷念的食物。媽媽說，老人日托班的成員反應羨慕她有在吃小米的心情，總是叮嚀媽媽若是哪天她有煮小米，記得邀他們到家裡吃……。媽媽說得好幸福。因為只有她吃得到，而且接下來她的女兒也種下了小米，會留小米飯給她吃而興奮不已。有一天晚上，我在寫田野筆記時，還在念幼稚園的Wumah跟我要求：「可以說種玉米的故事給我聽嗎？」為加深她種玉米的學習經驗，我說了一次完整種玉米的故事給她聽，後來她又要求我說煮小米的故事！我又說給她聽，因為她應該要學會！而我從和她對話的過程當中，看到了我和媽媽的對話——傳承在對話裡面、在生活實踐當中。

過去以來，小米飯通常是家裡的婦女在烹煮的，從來沒有例外過。

3. 大地母親的愛與文化傳承

媽媽看見小米被雜草包圍得岌岌可危，頻頻打電話給離家在外的我，催促我趕快回家除疏。她常和我依約在小米園碰頭，是因為我又為小米農事從外地趕回部落，怕時間太晚只好直接約在山上見。媽媽告訴我，小米很擁擠的地方，要把長得較細小的小米除去，讓粗大的小米留下來好好生長。而小米邊的雜草要先用一隻手壓著小米的根，然後再用另一隻手把雜草拔起，因小米的根通常和雜草的根在土裡盤根錯節，若不壓住小米的根，當雜草被拔起來的同時，小米也很容易一起被拔起。母親說，「必須除掉雜草，否則小米的養分被雜草一起分享，小米就無法順利長成，收成數量也將銳減。而且要記得安慰小米，向小米道歉，除疏的時候嚇到它了。」（除疏記960325）我體會到人類是如此渺小到必須謙卑向大自然致敬。

在除疏期間，兩個孫女常被阿嬤吆喝不准在小米園玩耍蹂躪小米。我和媽媽或蹲或彎腰，因長時間壓迫而感到腳麻無知覺。我雖感受作農的辛苦，但內心的堅毅還能克服手酸腳麻的痛苦。想起媽媽說過，過去種小米的面積大小有多大，比起我的兩、三分地，投入的辛勞及精神是加倍的。這時，我就會告訴自己，「這點酸麻算什麼！再撐一下就過去了！」

姑媽和一位部落阿嬤，路過看到我們母女倆便停下腳步，看了看小米的生長，跟媽媽聊小米的情況，媽又是說：「是種給小鳥吃的，小孩子種著好玩，我幫忙她一下！」有時，部落的老人經過小米園時會說，看到小米的草，就想到以前拔草的樣子，直說好想下田來幫忙除疏。中午，在小米園吃了先前準備好的中餐。下午四點媽媽趕著要回家作飯菜，她的兒子上班休假還在家呢！孫女也要洗澡，明天要上學……。

小米尚未收成，有一位婦女私底下向我要了小米種子。而媽媽老人日托班的學員，也私底下跟媽媽要小米種子，說是要種在「浪費」¹³的土地上。不過媽媽都推說：「這是小孩種的，我要問她才可以。」能夠分享給需要的人，是一件好幸福的事。我常想像在給予的幸福中感恩。而母親終究是母親，對女兒的愛與呵護，表現在幫忙照顧小米、主導小米的農事裡。也隱藏在對外人謙虛後得來的豐收內，更顯現在引領女兒走入部落婦女生活的價值中。因在謙虛中袒護自己的女兒，要別人家讚許自己的女兒，也讚許了身為布農族婦女的價值，成功教導了小米收穫的技能，增加勝任未來養育家庭責任的可能。除此之外，在下一代兩個孫女的照顧養育中，阿嬤不忘告訴她們小米的禁忌，吆喝她們：「不能站在種小米的人前面，會觸犯禁忌，因為會讓hanido在其中搗亂。」（播種祭960131）在日常教導生活的語言，傳承了母語文化。雖然，對幼小的她們倆來說，可能無法理解其意義。但卻是在這樣母親告訴我種小米的禁忌，而她們具體生活在禁忌與傳統知識當中，傳統生活的文化因此有被流傳、被保留下來的可能。平日祖孫三人一起生活，阿嬤像照顧自己的子女一樣，繼續在照顧她的孫女，教育傳承了布農族人生的態度與價值。

（三）孫倫孫部落、母親及女兒：傳統與現代之間

常在田裡、在家屋、在外地的住處對著小米喃喃自語：「小米啊！快快長大啊！」我相信，這樣的心境過去的祖先曾有過，不同的

13 浪費的意思是說，這位婦女慚愧於懶惰不事耕作，讓土地荒廢休耕了。是一句布農族語的雙關語。

是現在的小米已成了我文化研究中的內容物了。母親像小米的主人（我），一樣掛心小米的成長，頻頻給我電話報告小米成長的情況。她像皇帝不急，急死太監般要我回來看小米、回來除草、回來趕鳥。還有外婆與部落老人的關心（小米）等都是他們過去生活的集體記憶與賴以生存的規範。而這讓一心只想了解過去小米生活文化的我，似乎變得有些牽強。媽媽禁不住布農族婦女眼裡，田地不能長一根草般的焦急，先替我舉行除疏，等我好不容易從外地趕來，媽媽還邀阿姨一起來幫忙除疏。最後因時間的關係我又最先離去，由媽媽收拾完畢，並舉行除疏結束的儀式。

小米成長期間，也常聽外婆對媽媽讓小米長得那麼擁擠不以為然。認為小米之間的空隙應該要更寬，說媽媽不會除疏對待小米……。而舅舅（婆婆的兄弟）說，可能會被小鳥吃完，似乎對收成也不抱一點希望。這時，我才驚覺母親的擔憂與心事。因為大家都在看她（母親）如何教導小孩（我）種小米，如何戰勝土地的hanido，看她／我的收成及成果如何？媽媽的壓力可想而知。而我卻天真地以為，只要等待小米收成的時間，不用再關心小米的生活……。原來種植小米有這麼多的學問與布農生活的哲學在裡頭，我好愧疚於母親。怪自己太天真沒有敬畏小米，無法常回來照顧自己的小米，還要她老人家一個人在部落承擔，我真的很不應該。然而，誰了解因渴望熟悉部落文化的身體，竟成了追求現代自我理想實現的阻礙，兩者之間的掙扎難耐！孰輕孰重？

記得，那是在上完課後疲憊的夜晚，媽媽電話來說，因為等不到我回去，她先一個人到小米園除疏了。她說：「看到這些雜草就很難過，辛苦種的小米將無法好好生長，又怕別人看田裡雜草似無人管理，會被人家嫌懶惰不事家務。」（生活筆記960315）那個價值是媽媽年代的規範，也是部落婦女的共同記憶，她不得不慎。而我卻因為在外地，回來的時間總是有限，甚至很多小米祭典儀式也因此省略或無法參與。自問我們這一代的部落規範與價值是什麼？現在為了生活遠在他鄉的部落中壯年，他們的價值規範又是什麼？在傳統與現代之間，部落需要什麼樣的年輕人？

世代的變遷與衝突，在這個時候接受了考驗，也被殘酷地處理，這是目前原住民社會普遍存在並亟需解決的問題。播撒小米等祭儀原本是以男人為主要考量，¹⁴然而，我和媽媽一開始的合作就顯得「偏離」與「不協調」，到底誰是小米的主人？是媽媽的家族？還是算我嫁作人婦的新家族？雖然媽媽讓大家都認為：「是孩子的，不是我的。」然而，我心虛的矛盾與衝突是感恩於母親的能力及其hanido。過去小米耕種是各家族獨立完成的過程，因為它牽扯到未來所有祭祀相關的程序與祭祀者的責任，然而這次小米耕種的過程，卻參與了很多不同家族姓氏的「關心」。而在進倉祭祀結束後享用的食物，絕對要由當初第一位播撒小米的人或是以小米為主要工作者的女人，通常是當年剛嫁過來的媳婦，獨自一個人先吃小米飯，其他人——男人、女人、小孩——必須在有距離的地方等候，等到她吃飽到想吐出來的時候，她會自行站起身來摸著肚子大聲說：「好飽喔，快要吐了。」這時，家族的人才可以開始享用。除了是向天、向祖先感恩今年的小米豐收吃不完，也讓剛過門的媳婦吃下新的小米飯，以肯定確認自己成為別人家族的成員，後半輩子吃的將是夫家的飯，而夫家的未來由女人、媳婦所承擔。傳承的企圖在此儀式中，被完美無缺的呈顯。

五、小米再現之後

過去小米祭典儀式由家族的男性領導所主持，女性少有機會操作祭典儀式。然而，在這次以婦女為小米耕作主要領導者的條件中，進行儀式的方式及重視程度與男性不同（筆者部落的經驗）。或許年代久遠及時代變遷，女性因經驗不夠，儀式較為簡單，甚至省略。或許更可能是因為年輕人在外求學、賺錢生活，已無法配合部落的生活作息及全程參與小米的長成與儀式而忽略。雖然，小米文化的祭典儀式在本文的討論，因少有進行而比研究者預期的少，卻也顯示了目前孫

14 研究者訪談與部落生活的經驗。

倫孫部落文化斷裂的危機，是急迫需要面對的。

然而，部落的生活方式最終依然持續於保有土地養育家人的功能及發揮取之於大自然，用之於大自然的依存關係。而主要照顧者婦女終其一生都在扮演保育、養育部落的責任，她們的辛勞是令人肅然起敬的。在外界一般主流女性高唱提升婦女社會地位、尊重性別平等主流化的訴求下，孫倫孫部落的婦女並未因此而有所改變，依舊只是扮演好養育部落文化、教育部落下一代的大地母親。她們堅毅的生命力與韌性，在使用土地的互動上、在教養下一代的力度上，像一支蠟燭在殘風中發光發熱般生生不息。

爲了播種的小米，筆者忙碌於職業及部落生活之間。對於小米的重視程度，在生活的掙扎與沮喪中度過，筆者內心的矛盾與煎熬似乎只有冷暖自知，獨自承受。而步入婚姻建立一個家庭，學習如何與小米對話，對於成立一個家自然有其重要的部落意義。在歷經與小米及母親的對話過程中，也蛻變成爲了可能與部落對話、悠遊自信的布農族婦女。然而，因爲小米，與媽媽及部落老人的連結，使筆者在族語能力有所進步，在文化的知識也大有成長，並進而肯定與重新建構自我理解的認同。筆者認爲，部落婦女彼此支援的互助生活，可形成以婦女爲團體的支持系統，建構屬於布農族婦女價值的特色，除了生活的相互支援與成長，對外可與一般社會婦女的團體彼此交流分享與了解，進而欣賞與尊重。而不是再複製原住民婦女生產文化的意象，而落入傳統文化生活本質化的誤解。

或許因此，小米多了與部落居民對話的責任與使命。看見部落老人在小米的再現中，主動的支持與支援，它再度確認而持續維持家族情感的功能。因肯定而給予的鼓勵與關心，透露出了因大環境長期影響，所隱藏的傳統信仰與價值規範，是筆者最大的收穫與驚喜。就像宗教的影響即使在母親的祈禱語與日常生活的作息中發揮穩定的作用，然而布農族的文化信仰並不完全因爲宗教的介入而失去了其文化重要的精神，而是用另一種昇華文化的信仰，作爲轉化宗教信仰的方式來顯現，這是在宗教／天主教裡看見尊重族群文化信仰的示範。筆者認爲，要親近有點疏離的部落生活，熟悉部落文化的價值，親近

老人、看見老人、聽見老人，拾起部落曾經熟悉的記憶，例如，把小米的語言找回來，也可以是一種社區參與的方式。更可以是肯定個人主體在自我價值的意義！並可作為連結居民共識的基礎。

孫倫孫部落的居民，因筆者的小米，挑起了對小米生活的懷念，小米的祭儀、小米的禁忌、小米的語言，還有小米的情感在其中宣洩而出。筆者因而私下期許未來可進行以孫倫孫部落為主體的行動研究。透過部落老人在小米的生活及祭典儀式，紀錄文化，進而保留小米生活的可能。然而，因筆者對文化的知識認知不夠，缺乏對母語拼音系統使用的能力，是本篇紀錄最大的焦慮，卻也期望未來可多熟悉重要的小米語言，用布農族母語，如羅馬拼音的系統，將祭祀的用語，以雙語言的方式來完整呈現敘說。而我相信未來我會聽到更多小米的語言，因為小米再現後新的一年，部落的老人在沒有任何約定說好的情況下，不知道什麼原因多了五、六戶種植小米的人家……。

回應於實踐生活的行動，參與生活的規劃回到部落社區本身，是不是只要達到居民最感幸福的樣子與形式？而那個樣子又如何回應部落現在的問題？因為部落沒有年輕人、農業沒有生機、文化沒落凋零……。

我，一個面對持續不斷快速變遷的社會與部落的年輕人，往返於部落及大社會之間，時常來不及反應。我對部落的印象愈來愈模糊，即使我有努力在閱讀它，感受它的生命律動，但是它就是沒有停下來讓我看清楚過。我像一個長期住在那裡的旅行者，永遠看不清它的浮動。小時候懵懵懂懂，大一點的時候又正忙著應付成長，到現在離開又回來反反覆覆，而自己在觀看它的同時，我也在被它觀看著……。

而對於原生故鄉的詮釋，我似乎愈來愈用旅行方式的書寫來看見——我對它快速變遷讓我適應不良感到憤怒；我對它產生一種本質化的偏見感到惶恐；我對過度關心它感到焦慮……。只因為它是我的家，我的故鄉，我曾經在那裡度過最幸福的日子，以及我幸福來源的想像。我知道它依然是讓我最感到幸福的，可是幸福的定義已經隨著時空的轉換而位移了，而我卻想停留在最幸福的假期。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Said, W. Edward (愛德華·薩依德) 口述, David Barsamian (大衛·巴薩米安) 著, 梁永安譯。2004。《文化與抵抗：「巴勒斯坦之音」的絕響》(*Culture and Resistance: Conversations With Edward W. Said*)。台北：立緒。

丘其謙。1966。《布農族卡社群的社會組織》。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04。《原住民婦女權益保障政策與實施之規劃研究》，李安妮計畫主持。台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段慧瑩、張碧如。2006。〈花蓮偏遠地區原住民幼兒托育工作之探討〉，收錄於《舞動民族教育精靈——台灣原住民族教育論叢第七輯》，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主編，頁32-52。台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梁莉芳。2006。〈女性主體與知識的建構——以linahan的阿美族女性為例〉，收錄於《舞動民族教育精靈——台灣原住民族教育論叢第六輯》，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主編，頁49-64。台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黃應貴。1993。〈台灣南島民族的社會文化變遷——作物、經濟與社會：柬埔寨布農人的例子〉，《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75期，頁133-169。

黃應貴主編。1999。《時間、歷史與記憶》。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台灣省政府新聞處主編。1971。《改善山胞生活》。台北：台灣省政府新聞處。

台東縣延平鄉公所。2004。《延平鄉志》。台東：台東縣延平鄉公所。

二、網路資源

原住民電視台。2007/05/23。〈茂安被叫寡婦村，婦女不滿〉。http://www.pts.org.tw/titv/news/news_pop.php?flID=1747。(2007/05/23 瀏覽)